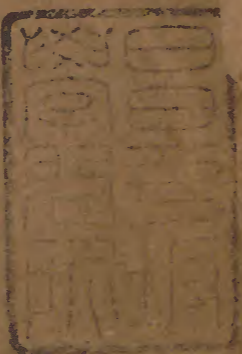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九十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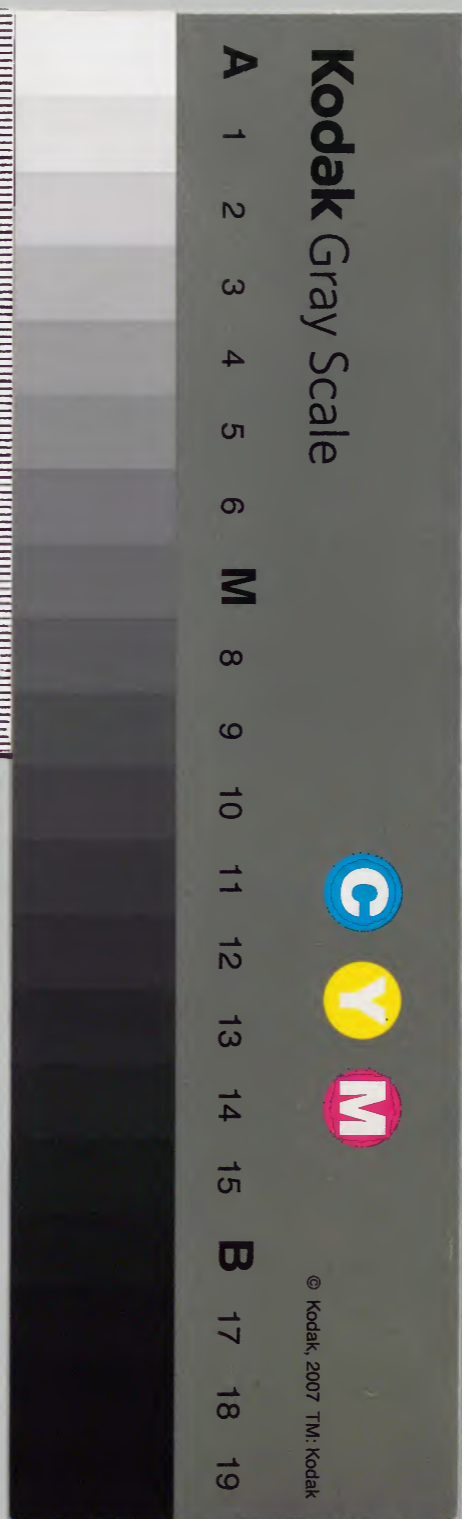
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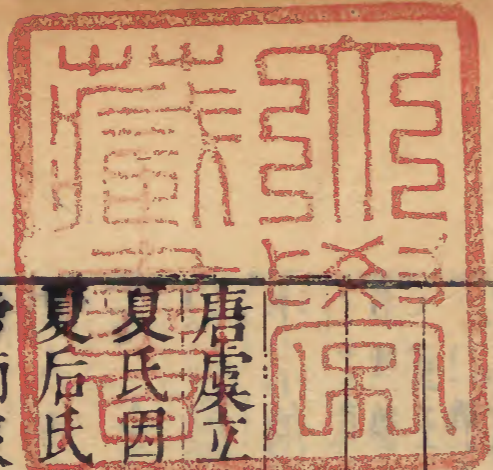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〇冊	八架	一〇八函	二五六八號

內閣文庫	
元	二五六八
函	一〇〇冊
架	八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31)
函號	294 1





通考卷之九十一

宗廟考 天子宗廟

宋 鄱陽 馮

明 斬陽 馮

端臨 貴與 著

淺草文庫

天馭 應房 校刊

唐虞立五廟

夏氏因之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

秀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似有大室者曰寢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後神之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早故在後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詩曰中

殷制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王制云天子七廟鄭玄復云殷制六廟自契至湯二昭二

宗廟

通考卷之九十一

一

崇禎三年重刊

漢書門			
一	二五六八	五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穆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重屋者正宮正堂大

舉宗廟殷舉王宮周舉明堂互相備舉王

宮則宗廟與明堂亦同此制注見明堂門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左宗廟

庫門內雉門外之左

門之外外門之內詳見社門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疏曰左右前後者據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

以軌廟門容太局七箇闈門容小局三箇

注並見明堂門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

上去意以其遠廟為祧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為二祧又王

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木主入文王祧昭之木主

人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

于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齊已後為

數不齊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

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諸侯無二祧謂始封太祖廟為祧故昭

禮云不與先君之

祧是太祖為祧也

朱子曰昭如字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

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嚮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

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昭字者則假借而通用

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凡廟立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

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

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

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

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右為穆祫

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天子七廟二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

太祖后稷一昭曰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

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

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

及親廟四為一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

完廟
之廟權禮所
非常廟之數殿之二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
廟孫卿立廟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使天
子諸侯立廟並
同禮亦異
子羔問
立三廟又云
鄭注周禮云
於后稷之廟
云云
廟又引禮
六廟周宗
過七禮器云
文武不在
說云二祧
尺王制七廟
封文武受命
謹按周禮用
及親廟四用
子問孔子說
以周禮孔子
其人則七無
其人則五若
諸侯廟制
意且天子
不得過五
則此

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
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墁而祭之乃為親疏

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墁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去祧為壇去壇為墁壇墁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墁為鬼
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
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
土曰壇除地曰墁書曰三壇同墁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
名先人也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
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
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墁所
禱謂後遷在祧者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
無事祧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
陳于太祖未毀廟之正皆升合食於太廟是也魯場公者伯禽
之子也至昭公定天子諸侯為鬼而禱祧祧大夫有祖考亦鬼其百
世不禱祧矣唯天子諸侯為主禱祧祧大夫有祖考亦鬼其百
共皇考大夫適土鬼其顯考而巳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
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廟非也當為皇考
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土云顯考則薦廟非也當為皇考
字之誤○疏曰王考七廟者親四始祖而文武不遷合為七廟

宗廟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三

崇禎二年重刊

也一壇一壇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各一也起土為壇除地曰
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君考者言
皇大也君成之德也祖尊又於父故加君各也曰皇考廟者曾祖也
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顯考廟者高祖也此
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計則祖考之廟當在二禩壇壇之
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
此先言之也皆月祭之者此之五廟則並同日祭之也遠廟
為功德而留故謂為禩也文武之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持
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禩也言其超然上去也亦有二禩
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禩為壇者謂高祖
之也若昭行寄藏武王禩若祭而巳去禩為壇者謂高祖
四時而祭之若昭行寄藏武王禩若祭而巳去禩為壇者謂高祖
謂高祖之禩也若昭行寄藏武王禩若祭而巳去禩為壇者謂高祖
父既初寄在禩而不得於禩中受祭故曰去禩也高祖之禩經
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禩也壇壇有禱焉祭之者在壇禩者
不得享嘗應有禱於壇壇乃祭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禱
則不得祭也去禩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壇者則此前在壇
者遷入於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及聖禩給乃出

晉張融評曰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公羊毀廟之王藏
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無去禩為壇去壇為壇去壇為鬼

之制祭法所言皆衰世之法

朱子曰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

楊氏曰愚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一禩太祖以辨昭穆
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云三親廟月祭
高大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以為
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則分適士二廟官師一
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則無之祭
法有壇有壇或二壇無壇或一壇無壇王制則無之大抵
王制畧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壇之說出於金縢乃是因
有所禱而後為之非於宗廟之外預為壇壇以待他日之
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壇而為鬼也如晉

張融之說則祭法所言難以盡信

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於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官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况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况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

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

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為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二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為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為不毀之祧何耶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毀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

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鞏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朱子論古今廟制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也穆美也後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顏師古曰

為都宮內各有寢廟也穆美也後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天子太祖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

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禮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先公之遷主藏于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昭二昭二為四親廟高祖

昭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
崇禎三年重刊

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
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今獨具見於陸氏之文
者爲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獨原
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
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于七廟
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人之象不爲禘
祫蒸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
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
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
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左
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
禩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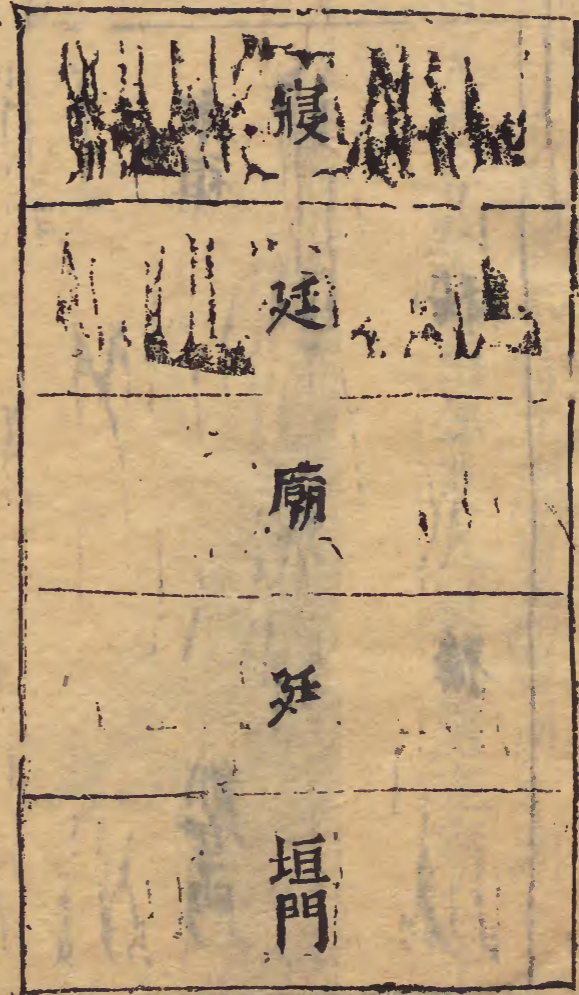
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禩于禩廟則又非愛
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
獻議于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
繆之爲快乎又論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曰五峯胡仁仲
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
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
顛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取矣
况以一特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彛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
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
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
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
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
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

與漢異矣。○又語錄曰：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又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于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韋元成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五年
 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則
 之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元成等周廟圖

昭武王
世室

昭

昭

太祖
穆

穆文王
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漢始封文王武王
 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武世武昭昭昭

太祖

文世穆穆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有三宗周八
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為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又曰商
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
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
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
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了一箇親廟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窋 公劉 皇僕 毀隃 高圉 公叔 王季
武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慶節 差弗 公非 亞圉 大王 文王
成昭 昭 共 孝 厲 幽

周七廟圖

稷 高圉以 公叔 古公 文王時
稷 亞圉以 公叔 古公 文王時
稷 上藏主 大王 文王時
稷 上藏主 大王 文王時
稷 上藏主 大王 文王時

宗廟

文獻通考卷七十一

十一 崇禎五年刊

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
故廟卽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
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
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
次爲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于祖
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棨以此爲說而陸佃非之曰
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
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
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墀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大
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墀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
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廟與右祧爲
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
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

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
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爲昭哉壇墀之左右亦出先
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
主藏來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墀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
壇而徑墀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墀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
之有昭穆而可以各出其序而遞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
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
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
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卽爲王
考謂之穆卽爲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
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爲之
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
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

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哉千歲以來世次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泰伯虞仲乃大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子孫之序如何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禘之位乎周太裕及時禘圖見于禘祭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註疏見下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

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

黜於糾反鄭音幽聖鳥路反或為洛本或作惡同○廟祭此廟也

祭遷于有司宗伯也修除黜聖也至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黜聖鄭司農云黜讀為幽黑也至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黜牆謂之聖○疏曰凡舊廟皆修除黜聖祭更修除黜聖示新之敬也今將祭而云修除知祭此廟也遷主藏于祧○春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

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為灑○拚方問反○疏曰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祭祀修寢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疏曰薦也○

傳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

天子之廟飾也祝專悅反復音福重平聲檐以占反刮古八反卿許亮反坫丁念反康音抗又如字疏音

疎○山節刻構虛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剝摩也鄉庸屬謂夾戶窓也每室入窓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盃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桴音博又皮麥反一旁各反徐薄歷反字林平碧反為好桴桴音浮○疏曰山節謂構虛刻為山形則今之斗拱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為藻節謂構虛刻為山形則今之斗拱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為藻

宗廟 文法通考卷七十一 崇禎三年重刊

文梁上短柱也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
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
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塗柱連御者達通也鄉謂窻
牖也每室四戶八窻窻戶皆相對以牖戶通達故曰達窻也
反拈者兩君相見反爵之拈也拈土為之在兩楹間近南人
君飲酒既獻反爵於拈上故謂之反拈也出尊者尊在兩楹
間拈在尊南故云出尊拈也拈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
受賓之圭舉於其上出尊拈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
為雲氣蟲獸也天子之廟飾也者自山節以下皆天子廟飾
也屏謂之樹釋官文漢時謂屏為浮思故云今浮思解者以
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案匠人注云城隅為
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
故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之○清廟茅屋
橋牆故稱屏曰浮思○侏音朱○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
著儉也請廟肅然清靜之稱○疏曰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
廟重檐刮楹達御反拈出尊拈康圭二疏屏天子之廟飾
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
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為覆蓋猶童子垂
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
玄以文王解之言大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
清非獨文王故昭其儉也示儉○春秋桓
以清淨解之昭其儉也公二年左氏傳

右宗廟制度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疏曰主用木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
快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曰

帝者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
類也○蓋田呂氏曰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稱帝乙
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
人附廟稱帝遷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謚始不名帝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
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
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
其廟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
各反其廟者為明日附時須以祭名也○疏曰卒哭主
新死者附祭於祖上先反廟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
以從禮也鬼神依人者也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
必蹕蹕止行者○疏曰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
謂出已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者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已
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
太祖廟則不須蹕也似壓於尊者若有喪及去國無蹕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歟惟時孔子曰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常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
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宗廟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左

崇禎二年重刊

疏曰亟數也偽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謂南伐楚北伐山戎西則伐狄故謂之數舉兵也
○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祝史徙主於周廟告于先君
祈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畢則祀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廟也

右主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以孫與昭穆同也○疏曰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
是存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取於同姓可者謂無服內之孫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守祧職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示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于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尸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為之鄭注特牲記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是也言倫明非已孫皇伯也靈恩義以大夫用已孫為尸非也○曲禮上○楊氏曰特牲饋

食堂尸疏曰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為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為之故魯禮祭尸之等皆言公尸又春秋宣公八年王午繼釋公羊子何休註曰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又魯禮詩公尸來燕○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也來寧疏曰其尸以卿大夫為之○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也祭者子行也
子行猶于列也祭統云祭則用孫列○祭統○為人子者祭不為尸
尊者之處為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
疏曰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為廟祭
○舉掌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妥他果反○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等若奠用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奠掌諸儀奠角古謂夏時也○外特牲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生殷坐尸
無事周坐尸詔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儀音無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一當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養羊讓女周旅酬六尸不受旅
○既見裕祭九獻條

君迎牲而不迎尸

見宗廟篇下祭禮總載

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又曰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主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他歆享○又曰古人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或問古人合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位一獻畢則尸便酢主人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是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則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又曰古人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飲之也又曰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夷洞中亦有此但擇美丈夫為之不問族類車見杜佑理楊氏曰愚按曲禮孫為王

父尸疏云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祇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又按司几筵每敦一几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

右尸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謂太祖之廟及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疏曰按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緘不必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知據大斂之餘者君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曰既言卒者上斂也謂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皆下之註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為士尸服卒者上服也祖為士今為尸還存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玄端既祭則藏

其隋與其服隋許恚反劉相恚反○玄謂隋尸無祭肺脊黍稷

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以誤所以誤有脊者特性禮云肺祭利

肺脊以授尸尸授振祭寶之是以於此設有脊但彼是尸食而

不合有也○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

事則詔王之忌諱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

下魯觀書太史氏擊世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韜宣子聘

為諷誦之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故書奠于帝世子春云帝當

辨昭穆者帝繫世本之上皆有所祭於其廟○疏曰云奠繫世本云

帝繫諸侯謂之世本按晉禮記云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

也○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物世傳始祖后稷之廟其寶

子者○疏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王鎮以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

得使人妄入之等也若魯寶王大夫者案春秋定八年公羊傳

云寶者何璋判白弓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

而陳之既事藏之○王鎮大寶器王瑞主器之上春饗寶藉及寶

器上春孟春也饗謂殺牲以血血之○疏曰若遷寶則奉之猶

送也○疏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

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同上

傳桓公二年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氏曰非礼也臧哀

伯諫不聽

襄公六年齊侯滅萊獻萊宗器于襄公

右宗廟守臧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一終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二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宗廟考

秦二世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
 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二
 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
 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今岐州雍縣或在咸陽天子儀當
 獨奉酌祠始皇廟為帝者祖廟
 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
 太上皇廟于國都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

宗廟

文獻通考卷九十二

崇禎三年重刊

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迂曰淺墳墓在豐鮮
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應邵曰先
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
者也范氏世事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
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世祠天地綴之以祀
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也豈不信哉綴言不
絕也

按漢高祖承秦之敝禮制墮廢既即天子位而七廟未
嘗立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
班史高紀贊始有豐公之名且言致祠祀有秦晉荆梁
之巫觀注家所言則是自晉而秦自秦而梁自梁而荆
似各有祖廟各有巫以主其祀事然郊祀志言梁巫祠
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
若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
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注見雜
祠門則諸巫所掌

者乃祀典神祇之祠非祖廟也所謂世祠天地綴之以
祀者豈是以諸祖配諸神而祠之而各處有巫主其事
耶不可得而詳也

惠帝即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四年帝為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
后於長樂宮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
時中問小謁見數

蹕煩民師古曰妨
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
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

方曰師古曰請空際之
時不欲對眾言之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

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眾人
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

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
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
黃圃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
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
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
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子孫奈何

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

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重也先已有廟今
更之故六重也渭北衣冠

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復道之爲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復道又請以復道爲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

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藏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爲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畧于七廟之室而祠于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於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爲木主則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禮而行一酌之奠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祇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未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先公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

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舊廟
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為
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
五年帝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公為高祖廟高祖所教歌兒百
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闕輒補之

漢舊儀高廟蓋地六頃三十畝四步堂上東西五十步南北
三十步祀日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寢廟者
象生有衣冠履帶几杖起居日四上食卧牀帷帳原宗廟者
朝廷行大禮封拜諸侯王耐金原宗廟在北城外游衣冠嘗

百景

文帝四年作願成廟服皮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應劭曰文
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願望而成願成文
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願成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願命
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辨微宣帝廟號樂
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景帝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師始知祖也

宗尊也有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

高廟耐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耐耐之言純也至武
師古曰耐三重也味厚故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孟康

以高祖所作也文始舞也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一年除近若一除誹謗去囚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

遂羣生達也減耆欲不受獻耆音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

與孝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

既不敏弗能勝識古曰朕蓋謙之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

文皇帝親行之古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

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

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末無窮朕甚

哀之

哀之

嘉之其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
嘉等陛下求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
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大於孝文皇
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
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
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
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
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祠天子凡
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
中元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
武帝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師古
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止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
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開宴之處
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
矣素石建韋玄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
五日

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按春秋魯定公哀公
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
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兩觀災哀
公三年桓宮釐宮災四年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
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
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
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天災若語陛下視親戚貴屬在諸侯
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
國中處旁及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
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
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此天
意也

西山真氏曰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心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傳會甚矣况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夫親戚之驕僭近臣之專橫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窮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父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謀反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

按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此正論也

秋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謂毀廟不當復立故災若引是為對革正宗廟之重而褻慢不如禮者以明尊無二上之義則不至流傳元成之時樂因循而憚改作以來衆議之紛紛矣今捨所當言而他及其非所宜何哉

宣帝本始二年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羗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大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

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
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
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
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
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
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
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
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感納
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
宗焉

元帝永光四年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園廟
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時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今百六十七所
師古曰六十八者
郡國之數也百六

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
帝之父卽史皇孫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

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
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

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爲二十
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

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猶婁又嘗菜八月先夕
饋食皆一太牢耐余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

一月嘗十一花與此上十二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

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

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

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

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

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

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
求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
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平遠方未宥因嘗所親以立
宗廟師古曰親謂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
生今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師古曰同軌言車微皆同示教又遵而
不定令疏遠卑賤恭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丞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議大夫尹更始
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錄中出生于心也故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

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委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

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謂之成王則是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內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原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議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

宜毀於是上重其事禮難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師古曰一體謂俱爲昭也禮孫與祖俱爲昭後於義一體昭宣帝之於昭帝爲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孝宗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爽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

奏可議者又以為清朝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
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
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
勿復修闕音工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
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
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
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

五年夏復庚園秋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

文類曰高祖已有廟在長安惠帝更於渭

北作廟謂

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

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武哀王高祖

見昭哀后高祖母也

竟寧元年三月復孝惠皇帝寢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罷郡國廟及嘗毀廟後歲餘韋玄成薨臣衡為丞相上寢疾

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欲

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
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
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可以為前因
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
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
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
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
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按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
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
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
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
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墜在溝瀆之
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佑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

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
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
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
唯郡國廟遂廢云

容齊洪氏隨筆曰按匡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
而此一節獨据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祝冊相
似而不為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
可也

五月帝崩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
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

帝既崩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所罷祠卒不蒙福案
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碑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帝廟親
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

勿奉奏可

成帝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

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
違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故復
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
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
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
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見師古自當各有後

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
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徒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
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

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
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

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
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
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孝武皇帝雖有功
烈親盡宜毀太僕下葬中壘校尉劉歆議曰漢興冒頓始彊
破東胡禽月氏日氏請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為中國害南越尉
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歲一
方有急三回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
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
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
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

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
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之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
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
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萬馱羗裂匈奴之右臂師古曰姑
而遮反
單于孤特遠遁工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
而遮反
開也遠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
姓其規撫可見師曰模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
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廷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
諸侯之制末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蕃百蠻服
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
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
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

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
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流謂流風餘稱春秋左氏傳曰
各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
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宗變者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
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周公
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
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
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
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切觀
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在故其姓猶將特祀之况于
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

其廟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師古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
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
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定也詳宣
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
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老宣皇帝崇立之
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歌議
可歆又以為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故春
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
祀二禰則時享壇壝為歲貢師古曰去北為壇壝禰而祭
壇除地為禰禰大禰則終王師古曰禰也築土為
他禰反單音善王以其珍貢以禰大禰之祭也
古曰每一王終新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亦流也禰遠
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亦流也禰遠
則禰尊故禰為重夫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

六代通言卷之十一
古

代此遷廟之役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
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况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自貢
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爾雅曰虛失禮
意矣

致堂胡氏曰斷大論者以仲尼為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
七廟歆謂七廟是也而以七為正法以宗為變不可常數
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
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
之宗焉是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
是以為孝乎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
祭時王莽為安漢公欲諡太皇太后以斬鄧支功奏尊元帝為

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
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
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纂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
以太石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
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
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乃人之妃妾
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

漢兵起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
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酒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禘祀高祖為太祖
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
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
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

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
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太宗太宗謂元帝則降其私
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則尊不
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
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
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
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
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
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
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
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
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
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元氏五帝其西

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
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
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
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明帝卽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號曰世祖廟以元帝
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

東漢制高廟令一人六百石守廟掌案行掃除無承世祖廟
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

漢儀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寸木用
栗

永平三年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明帝臨終遺詔導儉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光武廟
更武廟孝章卽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于四

海仁風行于千載而深執謙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家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造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禘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續漢書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禘以夏四月禘以冬十月禘之為言禘祫祫祫穆尊卑之義禘者合也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祖廟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黍盛酌十月嘗稻等謂之間祀即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即更衣也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如光武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世而陵寢之號

為帝生二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

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

冲質二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

法也今殤帝在先必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遂下詔曰孝殤皇帝雖不來休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八太牢皆有副俸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

獻帝卽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

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

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變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

宗廟
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按西都郊祀之制因秦五時未嘗有祭天之禮東都宗廟之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法此二失者因循既久不能革正然郊天之禮至王莽而後定七廟之法至董卓而後定蓋權為禮國意所欲行不復依違顧忌故反能矯累代之失然禮雖稍正而國且亡矣可勝慨哉又按蔡邕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為七廟其說似矣但以和安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奏毀之則所謂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按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祖及祖功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帝言之靈其父也桓其祖也安其曾祖也和其高祖也今捨其高曾祖三世而以其父

上繼五世之祖於義何所當乎當時此議雖一出董卓帝無所預然東漢自和帝而後皇統屢絕安帝以清河王之子入繼和帝順桓二帝以河間王之孫入繼安帝靈帝以河間王之曾孫入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為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謂高祖曾祖及祖者乃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來既入嗣大位即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往往於大宗與私親陰有厚薄伯喈豈亦習聞時指陰有訥附耶不然何所祧毀者皆所嗣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懸隔是豈得為知禮者乎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諱嵩後漢太尉大考曰武皇長秋騰養子也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晉志曰禮將管宮室宗廟為先庶人無廟則祭於寢帝者行

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
並在艸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沛國譙人曹朗曾祖高皇子騰
祖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毀所祠止於
親廟四室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
使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
景初元年六月郡公更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造洪業為
魏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宜為魏烈祖於
太祖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
號曰烈祖穆祧其明帝時見存造廟及稱祖三祖之廟萬世不
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穆文武廟祧之禮
吳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為長沙太守乃於臨湘縣立堅
廟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令大守奉祠後又尊堅廟曰始祖廟

而不在京師於建業立兄長沙桓王廟子亮立明年於宮
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制

晉武帝受禪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
文王為文皇帝

太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
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辯宗祧
聖旨深宏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
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
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朝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
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
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
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
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祇奉明主情猶未安

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

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毀

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六年因廟陷當改創羣臣議奏曰古者七廟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敘亦隨時之宜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外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武帝崩遷征西祖六世惠帝崩遷豫章祖五世

元帝既即位上繼武於元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時西京埋沒江左建造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祖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車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督循以為禮兄弟不相繼以不

得以承代為世數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第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向殿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大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一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

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證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已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已上復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穎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穎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

豫章先毀又當重毀穎州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以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

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傳純並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穎川全拘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

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又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為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穎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元帝崩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

明帝崩穎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王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崩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穎川二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為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為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為主而四廟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窳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太王王季遷王藏于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王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

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
 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歲祫則祭
 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墀又遣禪至會
 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
 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大廟若今側室而祭則
 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
 為撫軍將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
 祧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
 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不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
 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
 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
 築一室親未盡則祧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
 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

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
 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諸同謂之祧如前
 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

穆帝崩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
 簡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穎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
 位至簡文崩穎川又遷

按漢光武既即帝位以昭穆當為元帝後遂祀昭宣元
 於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於長安使有司行
 事此禮之變也然其時漢以為王莽所篡光武起自匹
 夫誅王莽夷羣盜以取天下雖曰中興事同創業又其
 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景帝則於元成服屬已為疎
 遠先儒胡致堂謂雖遠祖高帝而不紹元帝自帝其春
 陵侯以下四親而祠之於義亦未為大失者此也則成

哀而下行既非尊屬又已遠姑不廢其祀可矣至於晉
元帝以琅琊王而事惠懷愍簡文以會稽王而事成帝
以下諸君君臣之義非一日矣一旦入繼大統即以漢
世祖為比遽欲自尊而於其所嘗事之君於行為姪者
即擯之而不親祀此何禮耶况又取已祧之遠祖復入
廟還昭穆之位則所以嚴事宗廟者不幾有同兒戲乎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
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
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
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三

宋郝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宗廟考

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永初追尊皇考晉陵郭功曹翹

本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

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

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

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左軍將母為昭皇后七廟蕭子顯曰

之議以文景為共代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此意非以兄弟為
後當以立主之義可容於七室及穆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
知不以元后為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晉太常賀循立議以
後弟不繼兄故代必限七主無定數宋代初立五廟以臧后為
代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若據伊尹之言以及七代則子昭
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

宗廟 文獻通考卷九十三 崇禎三年重刊

且閼宮之德用七非數開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止
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齊登則昭穆之
數何繼斯故禮
官所宜詳也

丹陽尹順之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為
文皇帝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
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堂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
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
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于漠北斡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登具太牢
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
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驅劉之禮
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

按舊章集為
魏拜之儀制可

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
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
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
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
比較似為未允朕今奉導道武為太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
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大知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
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
沒于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
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音但七
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開一虛有所符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
如此不取不言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
享其白登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禫祭太和廟
帝來冕與祭者朝服下卯遷廟之神主于太廟百官陪從奉神

宗廟

文獻通考卷九十三

七

主於齋壇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為而與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文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虞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祭白登便為一月再駕細詳二理謂宜省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勅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享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

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剋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墻之儀一在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墻之軌其感儀函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今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

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五祭同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名肱生泰父文王為

文皇帝廟號太祖太師周國公名泰擬祖以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

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

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太司空名忠皇妣為元明皇

后迎神歸于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

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

而太祖之廟不毀

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

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

時禮部侍郎許善心等議案周制自太祖以下各別立廟

至於禘祫皆食於太祖是以前漢亦隨處而立後漢光武新平亂務從省約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自此以來因循不變

請立七廟詔可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監柳詵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令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准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復寢

唐高祖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備法駕迎四世祔于太廟

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

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

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昆虞

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

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

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于夾室太宗神主祔太廟

初有司請依典禮上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夕申如在之敬有

詔停祔廟英國公李勣等請曰切以祖功宗德帝王之明典

武穆文昭嚴配之洪訓愛敬之至率由茲道理有節文事經

列聖苟違斯義國家貽恥况逾月之外須甲大袷下管登歌

發揚雅頌郊天配帝光華勳烈如停祔禮諸美咸棄伏願取

法前王垂訓翼子乃許焉

高宗崩神主祔太廟又遷宣皇帝神主于夾室

武太后垂拱四年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制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

武氏革命稱帝改唐西京太廟為享德廟四時惟享高祖以下三室餘四室閉其門廢享祀之禮又於東都改制太廟為七室附武氏七代神主又改西京崇先廟為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

中宗神龍元年改享德廟依舊為京太廟遷武氏七廟于西京崇尊廟東都太廟以景皇帝為太祖廟崇六室

時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後百代不遷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但商自玄王以後十

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以后稷以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

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節以高祖皇帝為太祖魏文創業文帝受命亦以武帝為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為太祖宇文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奉勅七室以下依舊號尊崇續又奉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遠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註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為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

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高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高故以為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叅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卯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梁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唯杜林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請准勅加大廟為七室

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議曰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景皇帝睿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從於太祖親尚烈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恐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光崇六室不虧古義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

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爲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

睿宗卽位廢武氏崇恩廟

玄宗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家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至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

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中

宗睿宗

先時以孝敬皇帝爲義宗祔于廟由是爲七室而京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請立別廟于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於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爲七室矣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爲後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晉懷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出爲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於是立中宗廟于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謚爲獻祖并謚光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

廟於是太廟為九室

致堂胡氏曰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為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饗也今既以九廟為非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祧祧而隆殺之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

之禮無敢損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正觀之云耳

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世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

德宗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以後兩京太廟四時並饗至德亂後木主多亡闕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遷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

正元十五年四月鄴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宋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理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

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毀人層遷前八後五其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別立神主也或云東都神主已曾廢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禮祭則立祭主而廢祀練祭則立粟主而埋祭主豈祭主不會廢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特非禮也夫齊宋兩都節節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克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太廟毀為軍營九室神主失亡大曆間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自建中至于會昌議者不一或以爲東西二京宜皆有廟而舊主當瘞虛其廟以俟巡幸則載主而行或謂宜藏神主於夾室或曰周豐洛有廟者因遷都乃立廟爾今東都不因遷而立廟非也又曰古之遷主以行者惟新遷一室之主耳未有載羣廟之主者也至武宗特悉廢羣議詔有司擇日修東都廟已而武宗崩宣宗以

太微神主祔東都廟焉

德宗崩禮儀使杜黃裳議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於是遷高宗而祔德宗蓋以中睿爲昭穆矣

順宗崩當遷中宗而有司疑之以爲則天革命中宗中興之主也博士王涇史官蔣武皆以爲中宗得失在已非漢光武晉元帝之比不得爲中興不遷之君由是遷中宗而祔順宗

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廟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勅旨敬依典禮

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

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後皆復附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七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初玄宗之復祔獻祖也詔曰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蓋其率意而言爾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為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為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為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代十一室焉

武宗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國

立廟令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改造

一於四面兼置垣墻伏望號為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興

功日望令差東都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畢功日別差使展敬

制王者大勳備于率土宗社之典

信宗中和元年黃巢犯關僖宗避狄於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

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勣與儒者議其事或

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

各于祖廟遂奉以出載于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六守宗

廟則當罷宗廟之事藝疑之將作監王檢太子賓客李正又虞

部員外郎袁皓建議異同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行廟

以玄宗幸蜀時道官玄元殿之前架帷幕為十一室又無神主

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附于行廟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受禪立四廟於西京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尅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從之

明帝應順元年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享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并祔禮合祧遷獻祖下尚書省集議從之

時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叙昭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懿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晉高祖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所司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令都省百官集議御史中丞張昭義曰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殷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註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殷人六廟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巳據王制鄭玄所釋卽殷周以稷契爲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殷周以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卽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于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閑卑微雖追崇

帝號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
得爲太祖高帝自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佐齊室封侯位至
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
位以武帝有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卽位亦追爲太
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爲太祖隋文
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爲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爲
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爲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
立四廟朱氏先世無各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
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
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漢祖
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
造父爲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祖魏稱

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
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
蕭何爲始祖陳稱太丘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爲始祖元魏稱李
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
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爲始祖唐稱臯陶老子之後不以臯陶老
子爲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便立七廟仍追
冊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
廟垂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噍誚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
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
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
先王先母之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大王王季
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
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

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况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勅宜令尚書省集議問奏乃倣唐朝舊例追尊四廟

天福十二年

時漢高祖已卽位尚仍天福之號

太常博士段顥奏請立高曾祖

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吏部尚書竇正固等議古者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追尊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按後唐晉漢皆出於夷狄者也莊宗明宗旣捨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於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者而祖之張昭之言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顥竇正固之徒曲爲諂

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爲六廟然史所載出自沙陀部之說固不可掩也竟何益哉

周太祖廣順元年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案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商建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爲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奏可判太常寺竇儼奏議皇高祖文安府君請上尊號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陵號欽陵皇曾祖中丞府君請上尊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陵號康陵皇祖驍衛府君請上尊號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陵號定陵皇考周

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大尉府君請上尊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
祖陵曰安陵皇高祖妣瞿氏請上尊謚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
桑氏請上尊號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劉氏請上
尊號曰簡穆皇后詔從之九月丙午上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
廟奉安神主行上謚之禮

二年祔明憲皇后杜氏神主於宣祖室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有司言案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廟同
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註東面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
東西各二側階國朝太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
請依長安之制東西留夾室外餘十間分爲五室室二間從之
四月巳卯奉神主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仍置尊號冊寶於
室內

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禮官請與太宗合祭同位

具坐太祖位仍稱孝子從之

列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
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
伯妣案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
父之別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
祖而下卽依爾雅之文專下尚書省集官議定戶部尚書張
齊賢等上言王制曰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
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爲人後者
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絕暮喪安得
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
考正典也請自今有垂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
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母之文
本不謂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詔禮官別

加詳定禮官言按春秋左氏傳文公二年齊魯僖公正義云
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為一代
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二主兄
弟同位異坐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
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宗
睿宗皆處昭位睿宗文武宗昭穆同為一世伏請僖祖室
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
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
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
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兩制承郎叅議以聞既而
都省上議伏以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
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續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
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如臣等前議引

漢書云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
則至公而無疑也必若同為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為世數
也不得自為世數則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則何以得為
百世不祧之主乎又云春秋正義禮子父異昭穆兄弟昭穆
同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為證也今若序為六世以
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大
順於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等又言三
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況古之薦儒賀
循温嶠之徒議其事者衆甚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廟
室稱孝孫臣竊疑焉欲望重下有司審加詳定詔令禮官再
討典故禮官言按禮記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
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祀歸父之
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

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爲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商紀成湯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商帝乙六世王也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爲正代也温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爲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旣順於義無否玄宗朝禘祫儀云布昭穆之坐於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坐於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爲高伯祖續曲臺禮祫祭圖中宗睿宗俱列昭位晉王道荀崧等議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之文所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

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禰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台祭曰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太祖仍舊稱孝子奏可

景德元年詔有司詳定明德皇太后李氏升祔之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惟以昭成配享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恭惟懿德皇后又從升祔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白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乃並祔太廟

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按漢書高平侯魏洪坐酎宗廟騎

至司馬門前爵一級此則騎不過廟司馬門之明文也伏見太廟別有偏門及東門祀官入齊宮去殿庭尚遠其后廟雖有一門每遇禘祫神主由之出入又齊宮正與殿門相對數步而已祀官皆乘馬而入實非恭恪望自今中書門下行事許乘馬入太廟東門自餘並不得乘入庶彰寅奉以廣孝思詔祀官遇雨許乘馬入東門導從止門外餘如所請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以將封禪詔有司議加上太祖太宗尊謚後又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謚二字中書門下請加僖祖謚曰文獻睿和皇帝順祖曰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聖皇帝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遣宰相王旦等奉上冊寶

三年十二月詔曰朕以親祀后祇昭告祖考詳觀定儀有所未

安入廟則步武正門至庭則迴班東向且躬申祇見禮尚尊嚴當齋寅恭庶申誠愍自今謁廟朕當由東偏門入至殿庭不得令百官迴班

仁宗嘉祐時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肄儀爲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肄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虛爵樂舉祝馭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爲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行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習於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嘉祐七年六月時英宗已即位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入室圖廣廟室并夾室爲十八間神主奉安齊殿數月而成舊廟室前楹狹隘每禘祫陳序昭穆南北不相對左右祭器填委不中儀式嘉祐親祫增築土階張幄帟乃可行禮宗正丞趙觀請廣

檐陛如親禘時凡二丈七尺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林等以爲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商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有天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以爲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附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

并昭穆爲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附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復詔林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嘗有如此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之室以備七室禮院定用學士范鎮請置殿殿藏寶在太廟神門外凡神御殿者古之原廟天聖初禮儀院言正月朝拜啓聖院神御在諒闇請差輔臣酌獻知制誥張師德奉安太祖太宗御容于鴻慶宮迎景靈宮真宗御容奉安于西京應天院曲赦西京自是多

以宰相若近臣為禮儀使入內都知押班御藥管勾儀衛先迎御容至文德或會慶長春殿宿齋奉辭輔臣宗室前導既而酌獻出則百官辭于近郊景靈舊晉邸真宗所生修萬壽殿名曰奉真二年奉安塑像又建殿于上清太平宮奉安御容改玉清昭應宮集靈殿為安聖殿奉安玉石像出御容奉安洪福院四年出御容奉安鴻慶宮五年天章閣迎御容奉安慈孝寺崇真殿御飛白書額太后塑像侍側外無知者明年手詔宣示皆真宗神御也八年啓聖院太宗神御為永隆殿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于太平興國寺開先殿九年永安縣建會聖宮奉安三聖明道二年慈孝寺莊獻神御為彰德殿景靈宮莊懿神御廣孝殿奉安御容恭謝禮成迎龍圖閣太宗御容奉安壽寧堂景福殿真宗御容奉安福聖殿景祐二年改長寧宮為廣聖宮前殿有道家天神之像後起觀閣奉真宗神御占宮城西北隅

普安院元德莊穆神御為重徽殿四年萬壽觀修莊惠真容殿名曰廣愛禮賓使白仲達入內東頭供奉官蘇紹榮奉安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即南征駐蹕之地景德中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別構殿易以塑像為章武殿是歲開元殿火康定初鴻慶宮神御殿又火罷修神御即舊基構齊殿每醮則旋設三聖位舊係溇宮側慶曆六年重修開先殿御飛白書榜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七年鴻慶宮復修三聖神御曲赦南京八年自萬壽觀奉宣祖太祖太宗御容于睦親宅真宗御容于天章閣皇祐五年會靈觀火權奉三聖于景靈宮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澶三州建殿以奉神御即芳林園命工寫三聖御容車駕詣萬壽觀辭翌日奉太祖于滁州天慶觀端命殿太宗于并州資聖院統平殿真宗于澶州開福院信武殿各以輔臣為迎奉使副具儀仗導至近郊內臣管勾奉

安百官辭觀門外帝謂輔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奉安太宗御容仍以平晉記來上蓋紀太平興國四年征討之事是時車駕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何其異也尊重徽隆福殿奉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至和二年重修開先殿奉神御于天章閣萬壽觀延聖殿神御帳損權徙別殿二年帳成奉安真宗金像天章閣迎太祖孝明皇后御容奉安開先殿數日又迎太宗元德皇后御容奉安永隆殿

諫官范鎮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焚天意若由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者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比哉

歐陽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礼下兩制臺諫礼官議以為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廣親宅所建神御不合典禮宜悉罷帝以廣親置已久唯罷修睦親神御

